

第三十七课 大慈寺闻法与九子夺嫡

〔财旺诺布 24 岁（1721 辛丑金牛年）·西宁大慈寺闻法后避难康区 | 地点：青海西宁→康区〕

今天是第三十七堂课。第三十七堂课，我们上一堂课里提到，祖师财旺诺布跟很多上师、成就者结缘，开始过上了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其实在祂十九岁到二十来岁这中间，整个亚洲大陆已经开始发生剧烈的动荡，整个社会有很多问题，牵涉到很多国家之间的角力。

老百姓过得很辛苦，很多人没办法安心修道。但祖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反而非常专注、勇猛地到处学习。我们看祖师的《广传·信心之海》里提到：在藏历铁牛年、也就是现在说的公元一七二一年，祖师二十四岁，祂来到如同王舍城般的大慈弘觉寺(Tsechen Gompa)——翻成中文叫「大慈寺」「大慈悲寺」。

现在来看不太清楚是在哪个地方，推测有可能指的是现在西宁市区里的宏觉寺，因为宏觉寺是一座很有历史的寺庙，它过去的前身、所受封的名字也叫「大慈宏觉寺」。用藏文去查资料时，目前唯一能看到的、古代康区有名的「大慈寺」(Tsechen Gompa)，也就只有西宁的宏觉寺，所以有可能指的就是这座寺庙。传记里说，当时在这座大慈寺，祂给七十多位持守清净梵行的僧侣传授大圆满的教授灌顶，其中包括一位叫丘扬帕当(Choyong Padum)的喇嘛。

这时，祖师亲见了龙钦巴大师，得授心要的甚深法教。龙钦巴大师说：所有法教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而你有承担法教的重责大任，法门当中，以大圆满的空行母心要最适合你。因此，龙钦巴大师将四部心要的法本安置在祂的头顶上，给予灌顶而教授。

之后又传予一篇祈请文，对祂嘱咐道：你未来要以大圆满法的法教来利益众生。同时，另一位隐藏在暴风浓雾当中的秘密主护法——也就是一髻佛母，大圆满法门忠诚的守护神，也是普贤王如来佛母所化现的护法——祂也对祖师说：善男

子，去弘扬大圆满的正法吧！你的任务、还有需要承办的佛行事业，我会帮你圆满达成。

祂如此给予勉励、安慰与祝福。一髻佛母说完这些话后，祖师就从梦中醒来。这段文字记录，是在祖师二十多岁——应该是二十三到二十四岁左右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纷乱的时代。当时的西藏，现实的战争火苗，和祖师自己清净的净观，交织在一起。当时，财旺诺布祖师到了大慈寺，还有那么多位戒律持守严谨、修行清净的出家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因此可以说，财旺诺布对外传授大圆满法，在弟子的条件上是非常吉祥的。一般我们说，传法要有「五种圆满」，这样对未来的佛行事业、对众生的加持等等，会有最大的助益。所以，财旺诺布尊者给这些喇嘛传授大圆满法时，现场有那么多位修行持戒、那么优秀的有缘弟子，这就为祂未来大圆满法的传授种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善因、一个非常吉祥的缘起。

刚才说到，祂提到的有可能是大慈寺，也有可能是西宁的宏觉寺。宏觉寺，如果去过西宁、或曾到访过西宁市，可以去参拜。西宁市中心有几座寺庙非常有名，可能大部分人到了西宁就直奔塔尔寺去。

但实际上，西宁市里有一座非常殊胜的寺庙，就是这座大慈宏觉寺。祂最早期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也就是文成公主那个时期。传说文成公主进藏途中，在西宁曾有过些许停留。

当时祂把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也就是觉沃佛)暂时安奉在现在宏觉寺这个地方，在那里用土堆竖起了一个小小的隔间来供奉佛像。而到了将近十世纪、公元九百四十一年时，由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大师喇钦·贡巴饶赛，在文成公主留下的土坛、这个土堆的基础上，建立了这座寺庙。所以后来当地留下了一句话。

因为在北宋时期，当时吐蕃地区的一位领袖，以宏觉寺为中心，修筑了一座算是堡垒、或称小城的青唐城，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讲的西宁市的前身。所以当地就有「先有宏觉寺，后有青唐城」的说法。而到了明朝，永乐皇帝敕赐了「弘觉寺」这个名称给这座寺庙。

这座寺庙先后有多位高僧大德被赐封为「国师」。这座寺庙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戒律传承开演、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到更后期，也是班禅大师重要的驻锡地。

甚至到后期，因为班禅大师频繁入住宏觉寺、作为每一趟进京前的跳板，所以后来到了乾隆皇帝时，下令大规模修缮宏觉寺，并将这座寺庙赐予班禅大师，作为他在青海地区的永久驻锡地。所以这座寺庙本身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或称「下路弘法」的重要祖庭。因此，虽然以现在来看他偏向格鲁派所驻锡的寺庙，但他对藏传佛教后半期来讲，是非常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

各大教派的僧侣、高僧也都会相继到这座寺庙朝拜、顶礼。甚至有一些人，会在这座寺庙受戒为一种荣耀——不管是受皈依戒，还是受出家戒。不过现在要在这座寺庙里受出家戒应该比较难，但在这座寺庙的佛像前自受皈依戒、自受菩萨戒，很多人都认为缘起很好。

总之我们说回来：在祖师财旺诺布向诸位戒律修行清净的僧众传授大圆满法的殊胜时刻，财旺诺布在禅定中进入了一个清净的境界。他看到在光环、光圈当中，安坐着法王龙钦巴大师。虽然很多记载里说，龙钦巴大师就是财旺诺布的前世，但本来在佛菩萨的境界里，就没有「一尊不能幻变成两位」这种说法，任何菩萨都可以化身成无量无边。

另一方面，财旺诺布在境相中亲见龙钦巴大师、得到加持与灌顶，并在这加持中明悟了甚深的大圆满法教义。从这个角度看，财旺诺布也可以被明确地称为龙钦巴大师的化身。我们之前常说化身转世有很多种说法，不是只有一种、不一定要是前一世的转世。

有些是某位祖师前世的弟子、或他所度化的众生，或跟他结过甚深法缘的菩萨、修行人，在下一世依这位菩萨或高僧的名号来度化众生——这本身也属于转世化身的一种。所以传记中提到的这一部分，也可以印证财旺诺布是龙钦巴大师的一个化身。我们知道龙钦巴大师是约十三、十四世纪时最殊胜、圆满的大圆满法传承人，得到了「全知者」（藏文 Kun-mkhyen）的称号。

在过去，能被称为「全知者」是非常稀少的。所谓「全知者」，就是全能全知。所以龙钦巴大师在整个藏传佛教里，祂的著作、祂的理念，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百分之百认同，大家有自己的一些观点，但以大圆满法这个法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人会不提到龙钦巴大师。

可以说，祂是后来成为大圆满传承最有代表性的一位祖师。虽然龙钦巴大师距离祖师已经几百年前就圆寂了，但在大圆满的境界当中，时间是没有任何障碍的。龙钦巴大师对财旺诺布说：所有的佛法，本质上是没有任何高低区别的。

这里特别强调是在「本质」「体性」上。我们很多佛法教育里说「无分别、平等、圆满、无差谬」等等，指的都是体性上、本性上，而不是指现实世俗的角度。因为在世俗当中，世俗本身的成立，就是由二元对立、分别性与妄念等的组合而来。

所以在世俗地当中，本来就没有平等性。佛法里讲的这种清净、平等、圆满，指的都是万法事物、世俗地的本质特性。我们只有真正通达、体悟到这个本性的境界，才能真正了解佛法的意涵。

龙钦巴大师继续对祖师说：你这一辈子有非常重要及特殊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传播大圆满的法门。而大圆满法门当中，有所谓的「空行母心要」，这是你跟众生最有缘的一个法门。因此，我劝告你一定要将此法门作为利益众生的重要方式。

之后，法王龙钦巴大师拿起四部心要的法本，放在财旺诺布的头上。这个动作，可以说是一种加持，也可以说是一种法门的传递、一种责任的传承。也是用这个动作嘱咐祖师财旺诺布：要将这个责任交付到祂手中，一定要无碍地达成这样的佛行事业，要以大圆满法作为最重要的度化众生的方式。

而在这时，一髻佛母护法也幻化出现在祖师面前。祂告诉财旺诺布。这里提到，是如同暴风雨般的幻象当中出现的。

我们看过一髻佛母的供养仪轨、祂的故事，里面提到祂的一个特征：祂是以云彩浓雾作为衣服的。所以这里提到出现这样的幻象，也符合一髻佛母的特征。很多护法并不是一定要有那种很漂亮、吉祥的征兆，才算是护法特征的显现。

有些护法显现的特征、或不悦的特征，都不太一样。就像彩虹——有些护法高兴时出现的征兆是彩虹，但也有些护法不高兴的征兆是彩虹；同样，有些护法降临的好征兆，或者说降临的特征，是乌云密布、下雨。当然大部分情况下，乌云密布、下雨不是好征兆。

总之，这位一髻佛母在幻象中显现出来，对祖师说：善男子，现在开始去弘扬大圆满的正法吧！这是你的任务，是你的佛行事业，而我一髻佛母将会全心全力帮你圆满达成。财旺诺布从梦境中醒来后，内心万分激动，也生起了利益众生的广大菩提心，知道自己现在所背负的使命。

而这时的现实世界，却是一片混沌与动乱。这个怎么说呢？《祖师传·信心之海》后面提到：约于火鸡年，由野蛮的准噶尔蒙古军掀起了滔天战火，压迫、残害许多佛教团体。

这里指的火鸡年，现在来讲是公元一七一七年左右，也就是财旺诺布十九岁开始。准噶尔蒙古军当时也杀害了许多宁玛派的高僧大德，迫使成就者久美仁钦南嘉和祂的弟弟贝玛桑波大师来到康区寻求庇护。祖师与祂们会面，得到久美仁钦南嘉大师授予的昆炯林巴《金刚萨埵心要》法门和其他许多法教，也得到贝玛桑波大师授予敏珠林寺「日修七行文」的口诀。

还从噶陀珠巴·南卡嘉措、益西久美、伏藏大师贝玛确杰等，得到多种不同的教授。传记里提到的这场战争、准噶尔军的事件，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一七一七年准噶尔军侵藏事件，祂是西藏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且惨烈的转折点。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当时的准噶尔国，位于现在的新疆一带，非常强大。当时的领袖策妄阿拉布坦，为了扩张国力，刻意介入西藏政治，派遣了国家有名的一位大将，率领六千多的精锐部队翻山越岭、跨过昆仑山脉，发动了一场突袭，震惊了整个亚洲大陆。当时这个举动，不仅仅是政权上的斗争或更替，更是对佛教的一次打击。

虽然祂们的迫害不是为了覆灭整个藏传佛教——实际上西藏过去就算是历史上有名的藏王灭佛，也都不是覆灭整个藏传佛教，后来准噶尔军队的迫害也一样：祂

的迫害是一部分，但造成的影响很大。由于不同宗派、不同寺庙团体所依靠的政治势力不同，因此准噶尔军队对处于政治对立面的宁玛派有比较大的伤害。他们攻陷拉萨后，除了杀害当时的拉藏汗，更开始捣毁众多宁玛派的寺院。

以当时来讲，最著名的就是敏珠林寺、还有多杰扎寺。这两座寺庙在过去、或说在宁玛派里，是最重要的两大传承。可以说，我们现在讲的莲师远传传承的教法，最重要的核心就在这两个传承：敏珠林的传承，以及多杰扎的传承。

所以准噶尔军的破坏，对寺庙来讲是——有些被杀、有些逃亡。祖师财旺诺布所处的时代背景，就是在这样一个远传教法的火种随时可能覆灭的危急时刻当中。我们必须再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当时准噶尔入侵西藏，不是单纯的一次军事行动，他也是亚洲各种政治角力争夺的一个重要转捩点。

我们要用几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准噶尔自己的角度，一个是西藏地区自己政权更替的角度，以及清朝当时战略扩张的角度。先以西藏当时的噶厦政府来讲：当时本来就已经有一些矛盾。因为当时真正在政治上掌控全藏区的，是和硕特蒙古的拉藏汗(汉名纳察汗)。

虽然他自己也是佛教徒，但出于政治目的，废黜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应该算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一个废黜宗教领袖的人。后来他虽然又拥立了另一位，但这并没有平息大家的争议，反而点燃了全藏区信徒与宗派的怒火，特别是哲蚌寺跟色拉寺的派系。这导致许多教派转而向准噶尔国求救，希望准噶尔能进入西藏，来拯救佛法、拯救教派的危难，推翻拉藏汗。

但大家想得很好，实际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本来期望准噶尔是来帮忙的，没想到准噶尔军队打败拉藏汗之后，却很极端地开始摧残众多寺庙，尤其宁玛派大部分很多寺庙都被破坏、烧毁，许多高僧惨遭处决。这导致藏区陷入巨大恐惧的旋涡当中。

而在准噶尔自己的视角里，他们是出于政治的战略眼光。以当时准噶尔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来说，他知道当时在西藏的政治圈里，谁能先控制达赖，谁就能号令

整个蒙古区块。因为在五世达赖之后，整个亚洲大陆的蒙古军队、蒙古部落，大家都对达赖有非常深的信仰。

所以他想先发制人地挟持达赖，是为了长远的政治眼光。但他也没有用正常路线——他觉得这种事要马上行动、突发性才有办法解决，毕竟路途遥远，不可能派一支正规军花很长时间千里迢迢到这个国家去跟别人正面对抗，那从任何军事策略角度看都是必败无疑的。所以他认为一定要军队人数少、但非常精锐，速度要特别快，并且出其不意，才有办法一举攻下。

因此，他派遣了当时的大将军大策零敦多布，率领六千多精兵，绕过常规贸易路线，翻过当时非常寒冷、海拔将近六千公尺以上的阿克赛钦无人区。最后它们的战略成功了：突袭进拉萨后，杀死了来不及准备的拉藏汗。但这批准噶尔军队进藏之后，却开始烧杀掳掠，本来一开始支持他们的藏族群众，也成了牠们打劫、杀害的对象，从而使牠们从「救助者」的地位瞬间变成占领的反派，导致拉萨当地陷入战争的泥潭。

而以当时的清朝、也就是康熙皇帝来说，虽然这件事一开始是噩耗、是很折损国家名誉的事，但经历了多个转折、以及精心的安排与策略之后，后来却将准噶尔覆灭，同时达到了掌控西藏的目的。本来一开始，康熙皇帝得到了这个讯息，也得到藏区传来的其他求助，所以在一七一八年，他派遣了额伦特率军入藏平乱。但他以为军队应该毋庸置疑可以拿下胜利，却在色尔腾地区被准噶尔军全数歼灭。

当时康熙皇帝已经快要死了，是死前的前一两年了，这件事对康熙皇帝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所以他意识到，要收复、控制整个藏区，单靠武力很难解决所有事情。因此，他跟章嘉大师——是章嘉大师还是跟谁去讨论，这个我忘记了。

总之，他想的方法是要先立一个能平穩藏区的新人物。所以牠们立了当时在青海塔尔寺的一位年轻活佛，立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并宣布牠才是真正的转世。而这时另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是谁呢？

是康熙皇帝的第十四个儿子，也就是有名的胤禩去收复。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当时由康熙皇帝，在第一次失败以后、隔几个月之后，派遣了祂第十四个孩子胤禩(也作允禩)去收复。

这位皇子的名字比较麻烦：以前可能看过历史故事或电视剧的都知道，所谓胤禩跟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之间争皇位的故事。但实际上，现在很多考古与文献出来后，以前说的是「名字或遗嘱被擅改，本来康熙要传位给十四子胤禩，结果改成传给第四子胤禛(雍正)」；但现在考古会说，胤禩最初也有一个名字也叫「胤禛」，只不过这个「禩」跟雍正那个「禛」不太一样，两个字都是同一偏旁，发音很像，但字不一样。

所以祂其实本身没有被擅改这回事，应该是后来的人创造的一个故事。总之，康熙派了十四子胤禩去收复——以当时来讲，胤禩是康熙皇帝最信任、也认为有相当好的军事才能的人。所以祂将胤禩封为抚远大将军，出征的阵仗、仪式完全比照皇帝的规格，也被称为「大将军王」。

当时全国上下都认为，康熙就是在着重栽培这位继承人。在一七一九年，胤禩进驻西宁，在那里设立了大将军王府，王府就在西宁市中心一带、我们前面讲的宏觉寺附近。他在那里统筹指挥，不仅要应对准噶尔的威胁，还要去青海蒙古各部落招安、安抚。

牙含章所写的《达赖喇嘛传》里提到：一七一九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八年，康熙皇帝在记取上一次失败的教训后，以皇子胤禩(有时叫胤禩、有时叫允禩，「允禩」是后来为避嫌雍正而改的名)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六师，驻节西宁，居中调度；并由平逆将军延庆、固原提督马继博、山东登州总兵李林等，率领陕、甘满汉等官兵，于康熙五十九年、也就是一七二〇年四月，从西宁出发，向黑河进兵；后面由征西将军额格尔弥，跟四川永宁协副将月忠启等，率领滇、川、楚、浙满等官兵，由打箭炉(也就是现在的康定地区)直趋拉萨。

另外又派遣进逆将军傅宁安驻在巴里坤、阿尔泰(也就是现在乌鲁木齐一带)，去牵制准噶尔的兵力，让准噶尔不敢向西藏继续征兵。并且，康熙皇帝依据西藏当

时的传统与现况，在当年封当时住在塔尔寺的一位年轻活佛格桑嘉措为第七世达赖喇嘛，由颜信将军等保护，送往布达拉宫坐床。可以说，在一七二〇年，由胤禩采取这个策略，一方面抵御准噶尔，二方面护送第七世达赖喇嘛进入西藏，最终将这件事圆满解决。

此时胤禩皇子的声望也达到了最顶峰。之后，他就长期驻守在西部，替清朝处理西部的所有问题。但是当时清朝发生了著名的「九子夺嫡」事件。

而胤禩与当时的第八子关系比较好，成了「八爷党」当中为祂们站台的一员，导致后来跟第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算是有点结仇、交恶。结果在一七二二年，康熙皇帝突然驾崩，而胤禩又远在西北前线，于是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就近继承了皇位。雍正皇帝即位之后，马上削弱这位手握重兵、威望极高的胤禩的所有权力与地位，解除了祂的兵权，并下旨令祂立刻回京奔丧。

回来之后，又被派去为康熙皇帝守灵，并革去了爵位，长期圈禁在景山寿皇殿。这一直到雍正皇帝驾崩、乾隆皇帝即位时，才将胤禩重新放出来，并封祂为郡王。胤禩后来是在一七五五年去世的。

总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财旺诺布没有放弃修行，在兵荒马乱、动荡的社会当中，更加精进地去寻访众多高僧大德。当时，祂遇到了非常多有名的大成就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久美仁钦南嘉。久美仁钦南嘉是当时敏珠林寺的住持，也是敏珠林非常重要的一位传承人，可以算是敏珠林赤钦的第三代法王。

敏珠林寺属于宁玛派的六大寺、六大传承之一，由伏藏师、也就是第一世敏林赤钦(即德达林巴大师)所创建。过去曾有一些高僧大德回答说：敏珠林的宗教地位——不管祂的法脉、传承、法教综合起来看——都可以等同于代表整个宁玛派。因为祂的传承教法里，有旧译、新译这些佛经经论的集会；我们讲伏藏也分南伏藏、北伏藏，所以南伏藏的总集、宁玛派各个史家的作品与研究的集合，全都在这座寺庙里；以及宁玛派许多远传的法子、法器等等，这些宗教文化相关的，全部都有非常完整、详细的保留，里面包含早期的天文历算、绘画声律、医药、书法。

所以在过去，尤其第七世达赖时期，敏珠林寺关于佛教文化、宗教文化的造诣，被整体公认推为当时藏区第一、最高的。甚至当时西藏布达拉宫僧官学院里的主要教授师，都要求由敏珠林寺来派任，这个责任后代一直延续到现在。敏珠林寺在文化、修行等各方面，也一直是很多学派所效仿的。

我们讲的这位久美仁钦南嘉大师，就是敏珠林寺的敏林赤钦、也就是德达林巴大师的第三世转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十几二十年前有一位有名的宁玛派法王，叫「睡觉法王」，睡觉法王就是敏林赤钦的转世，是第十一世；而我们现在讲的久美仁钦南嘉是第三世。久美仁钦南嘉的弟弟叫贝玛桑波大师，他也跟着哥哥一起逃亡到康区。

所以在财旺诺布的传记里就提到，祂向久美仁钦南嘉、贝玛桑波兄弟两人求法，得到敏珠林众多殊胜教法的传授。所以在仁珍传承里，其实敏珠林的这些传承也都有。另外，传记里也提到，财旺诺布还从噶陀珠巴·南卡嘉措等人，得到众多的法教传授。

祖师就像一块海绵，把乱世当中众多传承教法的法脉，全部吸收到自己身上。在其他一些传记里，其实提到比较多详细的关于祂在这段期间所得的一些传授。上一堂课，我们提到财旺诺布写过一篇叫《深获法教之上师祈请文》，里面提到跟随十七位上师受法。

前面部分说了跟贝玛德庆林巴大师、还有噶陀的索南德赞大师等，以外，在后来的时期，传记里有比较详细的解释：祂有跟敏珠林寺的久美仁钦南嘉大师，也就是德达林巴大师的转世，在祂面前接受了娘·尼玛沃瑟《八大法行·善逝总集》详细完整的四种灌顶，以及其他各种零散的传承。并且也在祂座下，得到古如秋旺大师的《金刚萨埵心滴》、新伏藏《阎魔德迦摧傲》仪轨，以及仁增密教部《大悲心要总集》的灌顶，还有《大圆满阿底》真实义的诸多灌顶。

也从祂的弟弟贝玛桑波(Jigme Benma Zangpo)这边，得到敏珠林寺课诵集的大口传，以及《金刚萨埵心意密钥》各种新伏藏法的传授，以及《忿怒莲师》的口传。后来，祖师又在持明久美多杰(即德达林巴)大师家族的后代——当时被称为纳

南益西大师化身、名叫贝玛旺嘉(即久美贤遍伦珠)的尊者面前，接受了《长寿修法·心要总集》的大灌顶，以及仁钦林巴大师《长寿具力黑鲁嘎》的所有灌顶与口传。

另外也接受了《二十一度母礼赞文》、《财宝天王》外内密及秘密的灌顶，以及其他护法、忿怒尊的随许灌顶。祂又从莲花生大士亲自记载于预言中的一位大人物噶陀珠巴·南卡嘉措面前，接受了《智慧炽燃·无死长寿鼓声》的法要；也从被誉为努·桑吉耶喜(佛智)化身的益西久美大师座下，接受了惹那林巴大师《三宝总集》的法门；也从被誉为灌顶成就者嘉瓦秋英化身的伏藏师贝玛确杰大师座下，接受了娘·尼玛沃瑟伏藏法《大悲观音寂静与忿怒·不变法印》的大灌顶与口传。

这些总结起来，总共依止了将近十七位上师。在祖师另一部传记《依本初之风而开显之清凉水生莲花》里提到：当我二十四岁的时候，我在如同王舍城般的大慈寺，向七十多位幸运的弟子解释了大圆满的金刚心要——除了「彻却、脱噶」的法门之外的所有内容，我都非常详细、没有错谬地阐述了。在那期间，我在梦中见到几位过去的大圆满祖师，亲见了祂们的容貌，聆听了祂们给我的教诲，并获得了殊胜的加持。

此外，这一生中，我也从我所依止的两位根本金刚上师那里，得到了殊胜加持的征兆。这里讲的两两位根本金刚上师，应该就是指贝玛德庆林巴大师，跟噶陀·索南德赞大师；从祂们那里，在修行当中得到了一些境界的提升，源于这两位给予的特殊加持。并且我的修行经验也得到了相当好的提升。

过去那些难以理解的金刚语，现在也能更好地理解；大圆满的一些关键窍诀也得以解开。那时，我亲身体会到实相的本性。虽然苦乐交替、时而增减，但我的心已与之融为一体，不再有二元对立的分别念。

在那一年的夏天，我随意漫游朝圣，或许因为朝圣圣地如同甘露般力量的加持，我又出现超越以往的修行体验与觉受，见到了一切显现的根本自性。这是在这部传记里，祂所阐述的、他内心的状态。这在《信心之海》广传里是没有提到这段

的——《信心之海》比较平面地阐述遇到的一些事，但没有讲到祂当时内心的境界与想法。

总之，这时财旺诺布除了前面讲的依止很多上师、得到很多教法传授之外，在祂从小到大修行经验的累积中，这时也得到了很大的进展与萌发：很多大圆满的境界、很多修行的体验，都有非常巨大的发展与产生。《祖师传·信心之海》提到，这一年年尾，祖师住在吉隆的色崇僻静处。当时强盗集团杀害僧侣、民众，抢劫寺庙财物，祖师开启了一髻佛母、玛哈嘎拉等护法的坛城，修持一个月的法门，先以诛法诛杀有记名的强盗七十多位、无记名的恶人一万多位，再以超渡法将祂们的神识度往极乐世界，摧毁邪恶的力量。

这是当年年尾，财旺诺布迁往吉隆一处僻静处闭关修持时——虽然当时准噶尔军队的威胁稍有缓解的迹象，但因社会动荡，出现了非常多的强盗团体，很多匪徒在藏区境内四处横行、流窜。祂们除了杀害民间老百姓，甚至把恶行动到寺庙里，残忍杀害很多出家人，破坏寺庙，抢走寺庙的三宝圣物。这在佛教观点来看，就不只是财物损失的问题，而是对整个佛教根基、对众生安乐造成的极大破坏与影响。

所以财旺诺布这时展现出了祂诛法、诛杀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祂被称为当时「全藏区诛力第一、诛力最大」的成就者的其中一个事迹。祂修持玛哈嘎拉与一髻佛母的法门，一口气将一万多个盗匪全部诛杀殆尽。

这有可能是藏传佛教历史上一口气诛杀人数最多的。这也可能是我们这位上师所说、祂诛法特别成就、特别快的原因。虽然我们会觉得，菩萨用诛杀的方式，好像跟佛教理念相冲突，但实际上，我们理解一下：诛法本身的用意，本来就是在其他息、增、怀等各种角度都没办法遣除危害时，不得已情况下才进行的一种最后的霹雳手段。

而这个猛烈手段也有祂的要求：如果施咒者本身没有慈悲的力量、没有禅定的能力，就算祂有强大的咒力，实践了这样的行为之后，自己就种下了堕入无间地狱的恶业，并且因为是「依法杀人」，祂的罪业又比任何一个众生来得更大。就像狮面空行母的法门，祂的起源也是因为类似这种问题而有的。总之，从财旺诺布当时

的情况看，一定是到了非常危急的地步，应该也看到非常多惨烈的事件，不得已，为了维护佛法、救助老百姓，才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诛杀。

目的当然是为了阻止恶行：一方面，如果不这样做，会让更多老百姓跟寺院遭受更大的损失与伤害；另一方面，这些造作杀害的恶人，他们的杀业、重罪，会让他们的下一世更加难以得到救度。所以在财旺诺布的传记里提到这个故事时，他后面特别讲述了祂进行的超渡修持：祂用强大的禅定力斩断这些罪人的躯体，阻止祂们继续造业，并直接将祂们度往极乐刹土。这虽然属于一种强迫性的救助，但可以说：虽然我夺走你的生命，却拯救了你的灵魂，让加害者与被害者双方都同时得到解脱、得到安乐。

前面提到的另一部传记《依本初之风而开显之清凉水生莲花》里，对这件事也有更详细的描述。祂这边提到：我又前往尼泊尔的色崇地区，在那里见到殊胜的莲师塑像，以及其他从未见过的圣迹、圣物等。那年年末，我在自己尊贵上师的道场——位在吉隆的色崇地区。

这个色崇地区，就在尼泊尔跟中国的边境上，所以应该是横跨两边的。我出于弘法利生的崇高发心（当然，我也有一点自负），为了利益与报答，开启了玛哈嘎拉及其事业使者的坛城。这之中，我进行了一个月的静修与实修仪轨。

为了佛陀的教法、特别是大秘密心要的传承，我对那些心怀敌意的敌人、特别是伤害上师的敌人，以及那些无故伤害众生的敌人，降下诛杀的力量——因为祂们属于以愤怒事业所应调伏的众生。这在密续里也提到：如果一个菩萨具有诛杀的强大能力，在遇到应以诛法猛烈调伏的众生而不调伏，也算是犯一种菩萨戒。就是说，如果你已经非常明确掌握了诛杀的力量，并且有超渡的能力、已经达到菩萨的果位——这是你自身的条件已经达到；而对境的条件是：诛杀的对象所迫害、所做的，是对自己的上师、对高僧大德、对佛教法脉传承者、僧团以及无辜老百姓造成极大伤害，你目睹了，那就一定要去做诛杀。

祂有时是有一些自祂的条件在的；在条件成立时，不做本身也是犯菩萨戒。祂这里提到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祂也有这个能力，并且目睹了现在这些受害者与加害者的情况，已经达到密续里讲的、应该用愤怒法调伏的时机点。

所以我在红、白、黑的坛城当中描绘、陈设了各种贡品，标注了这些恶人：具体点名的有七十多位，大概表示了一万多位，还有十万多匹战马——连这些盗匪所骑的马都被标注上去了。我将祂们作为火供的对象来进行诛杀。修持事业法完之后，也相继圆满地显现出成就的征兆。

尤其是智慧怙主玛哈嘎拉，祂直接化现成金刚阿闍黎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亲自给我灌顶，并赐予我法教。这里也可以说，是为什么我们上师特别得到玛哈嘎拉法门的关爱、得到玛哈嘎拉这个法门的能力——应该也是在他前世的因缘之下就一直有的。在修法当中，和玛哈嘎拉护主誓言尊融合无二无别的时候，据说当时在场协助的同修喇嘛们，都因为见到我如同护主般威吓的显现而吓得恐惧、全身僵硬、动弹不得。

在超渡仪式与火供的时候，我也见到一些奇特的景象。而在二十九日、逢九的凶煞日，我又进行了猛烈的回遮法。当时，已经烧完的灰烬却变成了红色的、如同麻风病的颅骨——麻风病那种颅骨，跟一般骨头不一样，它会病变、会扭曲、会肿胀，整个骨头会扭曲变形。

我将其投入诛法愤怒多玛的血盆大口之中。而在火供的修法当中，被明确点名的对象，在三年之中也大部分消失在了南方的欢喜城。这意思是，这些被特别点名的对象，在三年当中相继死亡、或遇到什么事而渐渐没了声音；而原本傲慢的人们、原本对佛教、对高僧无礼的那些人，也变得开始畏畏缩缩。

后面，财旺诺布又提到祂对此次修诛法的一些想法。祂说：我个人心里没有任何敌人；而对于诛法当中所点名的这些对象，是因为祂们破坏了佛法与戒律、窃取了佛教的贡品与财物——这些像盗匪一般的恶人，都是对佛法、上师以及众生造成危害的敌人，并不是对我个人有任何伤害的敌人。也因此，我透过这些猛烈咒语所

进行的诛杀事业，也并非为了让祂们堕入无间地狱的那种愤恨报复，而是为了保护佛陀的教法、上师们以及众生。

我是一个修持愤怒本尊、达到诛力的咒师，我并没有个人私心。我从未因偏袒任何亲人、任何人，或因个人私心而做这样的修持。财旺诺布说过，祂在修这些诛法时，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个人的喜好或偏袒而修持，都是站在佛教的大任、众生老百姓的安危这些大观念的角度来进行的。

这就像我们的师公朗加仁波切，祂也说过类似的话：祂一生当中修持的所有作明佛母这种怀爱的法门，从来没有一刻是为自己而修、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祈祷过，都是为了所有众生、为了自己的上师、为了教法与传承而念诵修持。并且，财旺诺布后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祂说：如果一个人内心怀有怨恨与愤怒，即使没有做任何善业、没有做任何事，也会被护法神降下惩罚。

而拥有强大威力咒力的人，就算祂自己的咒力没有很大力量、没有很强的禅定力，但仅仅因为祂能清净地持守三昧耶戒，护法神也会愿意被祂役使、遣唤。所以，我们要让密法、尤其事业法能够成就、能产生效验，除了自己修行的证量、禅定力，或为众生的大悲心之外——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有一个清净的三昧耶戒是最重要的，祂也能让护法心甘情愿地为你付出、为你解决问题。而在财旺诺布的《虚妄幻象之片段记述·罪业之河》传记里提到：又在水虎年、也就是一七二二年，在达永色尔隆地区说法时，有一天半夜天快亮时，祂见到一位容貌、装束如同上师般的人，以及祂身后跟着许多象是敏珠林寺执事喇嘛的随从。

但财旺诺布马上看破祂们的真实身份。于是祖师说：我入于大殊胜忿怒莲师的坚固佛慢禅定当中，径直闯入这些上师与随从之众，抓住领袖的头发。这刹那间，这个领袖瞬间化为一个消瘦的、像印度托钵僧一样的瘦小年轻人，向我顶礼。

我问祂：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密咒又是什么？你住在哪里？

又能做什么事业？你的眷属又是谁？全部给我说出来。

祂回答说：我是护法神的仆役，我叫白晶神将(谢京·卡波)。我的密咒是……住处遍于三界之中、无有定处。我的事业是为护法神引路，并且善于消灭仇敌。

我的眷属是各种鬼魔，以及各个地方的神祇，也能作为修行或事业上的伙伴。我又说：从现在起，特别是我的族裔、我的教法法脉的追随者，你不可以作障碍，你要帮助他们。然后这个白晶神将就答应了，承诺以后一定会这么做，并立下如同金刚般的誓言，之后就消失了。

在这之后，我又再次降伏祂，要求祂立下誓言。所以这位白晶神将(谢京·卡波)护法神，现在因为财旺诺布的缘故，会对仁珍传承的弟子、后代加以守护——因为祂已经听从了财旺诺布的诺言，要去守护法脉的追随者。这位白晶神将可能比较少人知道，但祂在不丹地区是一位蛮有名的护法，我们稍微简单提一下。

不丹有一个地区叫布姆唐，布姆唐在不丹来讲，大概是一个小村庄那么小的地方，但历史上算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那里有全不丹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叫强巴拉康(弥勒殿)。这座弥勒殿，就是过去藏王松赞干布当初为降伏西藏罗刹女而建的一百零八座镇压魔女神殿的其中一座，这座弥勒殿钉的是罗刹女的左脚膝盖。

而在强巴拉康不远处，还有一座叫库杰寺(身印寺)——「身印寺」是什么呢？据说在八世纪左右，莲花生大士从尼泊尔的山洞闭关出来后，来到不丹地区，降伏了一个到处为害的魔鬼，特别是把当时国王的灵魂从魔鬼手中抢回来。因为当时这个魔鬼有很强的诅咒力量，让这个国家的国王生了非常严重的病。

于是莲花生大士到了布姆唐，在一个山洞里入定修持，终于赶走了魔鬼，把国王救了回来。而莲花生大士山洞入定时，它身体的痕迹直接印在了山洞岩壁上，所以后来有所谓「身印寺」，也就是莲花生大士的身体印在岩壁上的缘由。我们现在的木拉寺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身印洞，是益西措嘉佛母的身印洞——在那个马头明王的洞穴那边，益西措嘉佛母修入定后，身体靠在岩石上，留下了这个印记。

在不丹还提到，当时有一位国王叫信度王(辛杜拉加)，祂从印度流亡到布姆唐，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家。后来有一次，因为信度王的儿子在战场上战死，祂感到非常愤怒与绝望，从而背弃了祂的守护神。而祂的守护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位白晶神将。

结果这位守护神非常愤恨，展开报复，夺走了国王的命魂。所以莲师就受邀前来，要把国王的命魂抢回来。所以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魔鬼的故事里，魔鬼指的就是这位白晶神将——也就是这个神的由来。

现在如果在不丹，这位神在不丹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护法神。当然祂属于世间护法，如果得罪祂，祂还是会干预、会给一些骚扰跟惩戒的。但因为祂已经在财旺诺布座下承诺过这件事，所以我们身为财旺诺布弟子的话，应该不会受祂骚扰，反而会得到祂的帮助，应该是没有问题。

另外，在财旺诺布的法本或仪轨全集里，也提到当年、在水虎年寅月、大约三月左右，财旺诺布为噶陀的索南德赞大师写了一篇长寿住世的祈请文。后来在水虎年、大概六七月的时候，财旺诺布还写了一篇叫《延飧断退·誓命炽燃利刃》的祈请文。这篇祈请文的内容，主要是祈请一切世间与出世间的护法，诛杀所有伤害佛教上师、僧团信徒和无辜众生的障碍，要求祂们将所有这种障碍破除，应该也跟后来财旺诺布修诛法的因缘有相关。

虽然这篇祈请文上没有明确提到这件事，但从时间点跟里面的内容来看，应该是有关联的。然后到年尾、将近十月十一月的时候，财旺诺布还为莲师所受命的二十五大伏藏护法——那位居士大护法(奔年日札地祇)写了一篇供赞文。内容提到，因为这位护法显现出自己的身相，并向祂做了很多劝告的一些事，所以财旺诺布才为这位护法写下这篇供赞的祈请文。

祂有可能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提到的那位风度翩翩、看起来很像富有人家的护法。当时应该是接触到之后，这位护法又反复显现在财旺诺布面前，所以财旺诺布才在隔年的年尾，为这位护法写下这篇供赞祈请文。好，我们今天就大概这样，财旺诺布二十四岁左右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也讲完了。

但从后面开始，财旺诺布有很多故事必须跟当时的社会、事件结合。现在这个情况下，财旺诺布还没有去处理、还没有跟这些政治人物有交集；但到后来，是慢慢有去接触的。所以这些历史背景，都还是要再提一下会比较好。

好，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边就可以了。

